

# 莎士比亚 全集

## 3

朱生豪等译  
新世纪出版社

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



朱生豪等译  
新世纪出版社

*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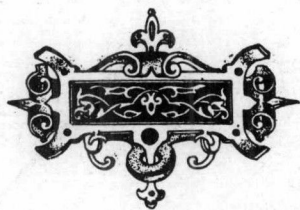
---

# 莎士比亚全集

##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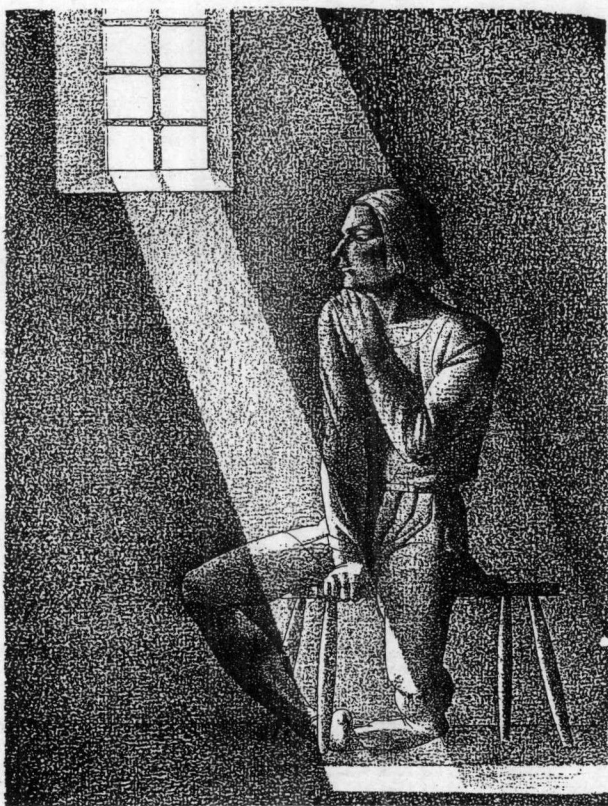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三卷目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理查二世的悲剧 ..... | 1   |
| 亨利四世前篇 .....  | 83  |
| 亨利四世后篇 .....  | 173 |
| 亨利五世 .....    | 269 |
| 亨利六世上篇 .....  | 363 |
| 亨利六世中篇 .....  | 443 |
| 亨利六世下篇 .....  | 539 |



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

## 理查二世的悲剧





## 故事梗概

国王理查叔父兰开斯脱公爵约翰·刚脱之子亨利·波林勃洛克首先发难，攻击诺福克公爵汤麦斯·毛勃雷贪污军饷和参与谋害理查另一叔父即已故的葛罗斯脱公爵，两人在宫廷对质相持不下，只得用决斗解决争端。反复无常的国王认为无论谁胜谁负都于己不利，便将诺福克终身放逐，将波林勃洛克放逐六年，并要二人宣誓永不报复国王。诺福克临行前警告国王谨防波林勃洛克。

约翰·刚脱不久得了重病，临终前求见理查，并责备他不该大肆挥霍与出租王室地产。待刚脱病逝，理查无视约克公爵的抗议与警告，强行没收本应属于刚脱之子波林勃洛克的大量地产和钱财，从而激起波林勃洛克的无比愤怒，诺登勃兰伯爵、其子泼息·霍士泼、洛斯勋爵、惠罗比勋爵等立时群起呼应。

国王赴爱尔兰亲征，留下年老力衰的约克公爵代管这千疮百孔的摇摇欲坠之国。国王原以为可招募威尔斯军队一万二千人，但由于谣传说理查已歿，军士大多转而投奔了波林勃洛克。波林勃洛克说服约克公爵助他恢复兰开斯脱公爵地位和地产，并下令处死了国王的亲信大臣布希、格林等人。

国王栖身于弗利脱城堡避难，波林勃洛克以极其谦恭的态度将其诱出并带回伦敦。波林勃洛克在其党徒诺登勃兰等的支持下，迫使理查让位，并将其囚于伦敦塔，自己加冕即位称亨利四世。

卡莱尔主教、威司敏斯脱长老和理查王宠臣奥墨尔公爵图谋暗杀亨利四世。约克公爵偶然发现了这一叛反计划，立即禀告国

王，要求判决儿子谋叛罪。公爵夫人和奥墨尔本人亦赶往宫廷请求恕罪，亨利四世终于答允宽恕。

随着自己地位进一步稳固，亨利四世将理查囚于邦弗莱脱堡监狱，将理查的王后逐回法国。理查临行前警告诺登勃兰，他既然当了阶梯让亨利篡位，多疑的亨利也会疑心他会同样让别人成为篡王。

披厄斯·埃克斯敦爵士秉承亨利四世的旨意，将理查刺杀于邦弗莱脱堡监狱。一天，在温莎王家城堡，亨利正在和年老的约克公爵谈论北方突然叛反，披厄斯·埃克斯敦爵士突然走了进来报告理查死讯。亨利装出大为震惊和无比义愤的神情，极为悲哀地向大臣们宣称他将远征耶路撒冷，为捍卫圣地而战。

## 剧中人物

理查二世

约翰·刚脱 兰开斯脱公爵 }  
埃特门·兰格雷 约克公爵 } 理查王之叔父

亨利·波林勃洛克 喜尔福特公爵, 约翰·刚脱之子, 即位后称  
亨利四世

奥墨尔公爵 约克公爵之子

汤麦斯·毛勃雷 诺福克公爵

奢累公爵

萨力斯拜雷伯爵

勃克雷勋爵

布希 }  
巴谷脱 } 理查王之近侍  
格林 }

诺登勃兰伯爵

亨利·泼息·霍士泼 诺登勃兰伯爵之子

洛斯勋爵

惠罗比勋爵

费滋华脱勋爵

卡莱尔主教



威司敏斯脱长老<sup>①</sup>

司礼官

披厄斯·埃克斯敦爵士

史蒂芬·史格鲁泼爵士

威尔斯军队长

王后

葛罗斯脱公爵夫人

约克公爵夫人

宫女、群臣、传令官、军官、兵士、园丁、狱吏、使者、马夫及其他侍从等。

## 地 点

英格兰及威尔斯各地

---

<sup>①</sup> Abbot 院长。

# 第 一 幕

## 第一场 伦敦；宫中一室

(理查王率侍从，约翰·刚脱及其他贵族等上。)

**理查二世** 高龄的约翰·刚脱，德高望重的兰开斯脱，你有没有遵照你的誓约，把亨利·喜尔福特，你的勇敢的儿子带来，证实他上次对诺福克公爵汤麦斯·毛勃雷所提出的激烈的控诉？那时我因为政务忙碌，没有听他说下去。

**约翰·刚脱** 我把他带来了，陛下。

**理查二世** 再请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试探过他的口气，究竟他控诉这位公爵，是出于私人的宿怨呢，还是因为尽一个忠臣的本分，知道他确实有谋逆的行为？

**约翰·刚脱** 照我所能从他嘴里探听出来的他的动机，的确是因为看到有人在进行不利于陛下的阴谋，并不是出于内心的私怨。

**理查二世** 那么叫他们来见我吧；让他们当面对质，怒目相视，我要听一听原告和被告双方无拘束的争辩。(若干侍从下)他们两个都是意气高傲，秉性刚强的人；在盛怒之中，他们就像大海一般聒聒，烈火一般躁急。

(侍从等率波林勃洛克及毛勃雷重上。)

**亨利·波林勃洛克** 愿无数幸福的岁月降临于我的宽仁慈爱的君王！

**汤麦斯·毛勃雷** 愿陛下的幸福与日俱增，直到上天嫉妒地上的佳运，把一个不朽的荣名加在您的王冠之上！

**理查二世** 我谢谢你们两位；可是两人之中，有一个人不过向我假意谄媚，因为你们今天来此的目的，是要彼此互控各人以叛逆

的重罪。喜尔福特贤弟，你对于诺福克公爵汤麦斯·毛勃雷有什么不满？

亨利·波林勃洛克 第一，——愿上天记录我的言语！——我今天来到陛下的御座之前，提出这一件控诉，完全是出于一个臣子关怀他主上安全的一片忠心，绝对没有什么恶意的仇恨。现在，汤麦斯·毛勃雷，我要和你面面对，听着我的话吧；我的身体将要在这人世证明我所说的一切，否则我的灵魂将要在天上担保它的真实。你是一个叛徒和奸贼，辜负国恩，死有余辜；天色越是晴朗空明，越显得浮云的混浊。让我再用奸恶的叛徒的名字塞在你的嘴里。请陛下允许我，在我离开这儿以前，我要用我正义的宝剑证明我的说话。

汤麦斯·毛勃雷 不要因为我言辞的冷淡而责怪我情虚气馁；这不是一场妇人的战争，可以凭着舌剑唇枪解决我们两人之间的争端；热血正在胸膛里沸腾，准备因此而溅洒。可是我并没有唾面自干的耐性，能够忍受这样的侮辱而不发一言。首先因为当着陛下的天威之前，不敢不抑制我的口舌，否则我早就把这些叛逆的名称加倍掷还给他了。倘不是他的身体里流着高贵的王族的血液，假如他不是陛下的亲属，我就要向他公然挑战，把唾涎吐在他的身上，骂他是一个造谣诽谤的懦夫和恶汉；为了证实他是这样一个人，我愿意让他先占一点上风，然后再和他决一雌雄，即使我必须徒步走到阿尔卑斯山的冰天雪地之间，或是任何英国人所敢于涉足的辽远的地方和他相会，我也决不畏避。现在让我为我的忠心辩护，凭着我的一切希望发誓，他说的全然是虚伪的谎话。

亨利·波林勃洛克 脸色惨白的战栗的懦夫，这儿我掷下我的手套，声明放弃我的国王亲属的身分；你的恐惧，不是你的尊敬，使你承认我的血统的尊严。要是你的畏罪的灵魂里还残留着几分勇气，敢接受我的荣誉的信物，那么俯身下去，把它拾起

来吧；凭着它和一切武士<sup>①</sup>的礼仪，我要和你彼此用各人的武器决战，证实你的罪状，揭穿你的谎话。

汤麦斯·毛勃雷 我把它拾起来了；凭着那轻按我的肩头，使我受到武士荣封的御剑起誓，我愿意接受一切按照武士规律的正当的挑战；假如我是叛徒，或者我的应战是违反良心的，但愿我一上了马，不再留着活命下来！

理查二世 我的贤弟控诉毛勃雷的，究竟是一些什么罪名？像他那样为我们所倚靠的人，倘不是果然犯下昭彰的重罪，是决不会引起我们丝毫恶意的猜疑的。

亨利·波林勃洛克 瞧吧，我所说的话，我的生命将要证明它的真实。毛勃雷曾经借着补助王军军饷的名义，领到八千金币；正像一个奸诈的叛徒，误国的恶贼一样，他把这一笔饷款全数填充了他私人的欲壑。除了这一项罪状以外，我还要说，并且准备在这儿或者在任何英国人眼光所及的最远的边界，用武力证明，这十八年来，我们国内一切叛逆的阴谋，追本穷源，都是出于毛勃雷的主动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凭着他的罪恶的生命，肯定地指出葛罗斯脱公爵是被他设计谋害的，像一个卑怯的叛徒，他唆使那位公爵的轻信敌人用暴力溅洒了他的无辜的血液；正像被害的亚伯一样，他的血正在从无言的墓穴里向我高声呼喊，要求我替他伸冤雪恨，痛征奸凶；凭着我的光荣的家世起誓，我要手刃他的仇人，否则宁愿丧失我的生命。

理查二世 他的决心多么大呀，汤麦斯·诺福克，你对于这番话有些什么辩白？

汤麦斯·毛勃雷 啊！请陛下转过脸去，暂时塞住您的耳朵，让我告诉这侮辱他自己血统的人，上帝和善良的世人是多么痛恨这样一个说谎的恶徒。

理查二世 毛勃雷，我的眼睛和耳朵是大公无私的；他不过是我的叔父的儿子，即使他是我的同胞兄弟，或者是我的王国的继承

---

<sup>①</sup> Knighthood 骑士；以下武士均译骑士。

者，凭着我的御杖的威严起誓，这一种神圣的血统上的关连，也不能给他任何的特权，或者使我不可摇撼的正直的心灵对他略存偏袒。他是我的臣子，毛勃雷，你也是我的臣子；我允许你放胆说话。

汤麦斯·毛勃雷 那么，波林勃洛克，我就说你这番诬蔑的狂言，完全是从你虚伪的心头经过你的奸诈的喉咙所发出的欺人的谎话。我所领到的那笔饷款，四分之三已经分发给驻在卡莱的陛下的军队；其余的四分之一是我奉命留下的，因为我上次到法国去迎接王后的时候，陛下还欠我一笔小小的旧债。现在把你那句谎话吞下去吧。讲到葛罗斯脱，他并不是我杀死的；可是我很惭愧那时我没有尽我应尽的责任。对于您，高贵的兰开斯脱公爵，我的敌人的可尊敬的父亲，我确曾一度企图陷害过您的生命，为了这一次过失，使我的灵魂感到极大的仇恨；可是在我最近一次领受圣餐以前，我已经坦白自认，要求您的恕宥，我希望您也已经不记旧恶了。这是我的错误。至于他所控诉我的其余的一切，全然出于一个卑劣的奸人，一个丧心的叛徒的恶意；我要勇敢地为我自己辩护，在这傲慢的叛徒的足前也要掷下我的挑战的信物，凭着他胸头最优良的血液，证明我耿耿不贰的忠贞。我诚心请求陛下替我们指定一个决斗的日期，好让世人早一些判断我们的是非曲直。

理查二世 你们这两个燃烧着怒火的武士，听从我的旨意；让我们用不流血的方式，消除彼此的愤怒，我虽然不是医生，却可以下这样的诊断：深刻的仇恨会造成太深的伤痕。劝你们捐嫌忘怨，言归于好，我们的医生说道一个月内是不应该流血的。好叔父，让我们赶快结束这一场刚刚开始の争端；我来劝解诺福克公爵，你去劝解你的儿子吧。

约翰·刚脱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，做一个和事老是最合适不过的。

我的儿，把诺福克公爵的手套掷下了吧。

理查二世 诺福克，你也把他的手套掷下来。

约翰·刚脱 怎么，哈利，你还不掷下来？做父亲的不应该向他的

儿子发出第二次的命令。

理查二世 诺福克，我吩咐你把它掷了下来；争持下去是没有好处的。

汤麦斯·毛勃雷 尊严的陛下，我愿意把自己投身在你的足前。你可以支配我的生命，可是不能强迫我容忍耻辱；为你尽忠效命是我的天职，可是即使死神高踞在我的坟墓之上，你也不能使我的美好的名誉横遭污毁。我现在在这儿受到这样的羞辱和诬蔑，谰言的有毒的枪尖刺透了我的灵魂，只有他心头的鲜血，才可以医治我的创伤。

理查二世 一切意气之争必须停止；把他的手套给我，雄狮的神威可以使豹子慑伏。

汤麦斯·毛勃雷 是的，可是不能改变它身上的斑点。要是你能够取去我的耻辱，我就可以献上我的手套。我的好陛下，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宝；失去了名誉，人类不过是一些镀金的粪土，染色的泥块。忠贞的胸膛里一颗勇敢的心灵，就像藏在十重键锁的箱中的珠玉。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，二者互相结为一体；取去我的荣誉，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。所以，我的好陛下，让我为我的荣誉作一次试验吧；我藉着荣誉而生，也愿为荣誉而死。

理查二世 贤弟，你先掷下你的手套吧。

亨利·波林勃洛克 啊！上帝保佑我的灵魂不要犯这样的重罪！难道我要在我父亲的面前垂头丧气，怀着卑劣的恐惧，向这理屈气弱的懦夫低头服罪吗？在我的舌头用这种卑怯的侮辱伤害我的荣誉，发出这样可耻的求和的声请以前，我的牙齿将要要把这种自食前言的懦怯的畏惧嚼为粉碎，把它带血唾在那无耻的毛勃雷的脸上。（刚脱下。）

理查二世 我是天生发号施令的人，不是惯于向人请求的。既然我不能使你们成为友人，那么准备着吧，圣兰勃脱日<sup>①</sup> 在科

---

① [原注] 圣兰勃脱日(St. Lambert's day)，九月十七日，纪念圣兰勃脱的节日。

文脱里，你们将要以生命为孤注，你们的短剑和长枪将要替你们解决你们势不两立的争端；你们既然不能听从我的劝告而和解，我们只好信任冥冥中的公道，把胜利的光荣判归无罪的一方。司礼官，传令执掌比武仪注的官吏准备起来，导演这一场同室的交讧。（同下。）

## 第二场 同前；兰开斯脱公爵府中一室

（刚脱及葛罗斯脱公爵夫人上。）

约翰·刚脱 唉！那在我血管里流着的伍特斯滔克的血液，比你的呼吁更有力地要求我向那杀害他生命的屠夫复仇。可是矫正这一个我们所无能为力的错误的权力，既然操之于造成这错误的人的手里，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不平委托于上天的意志，到了时机成熟的一天，它将会向作恶的人们降下严厉的惩罚。

葛罗斯脱公爵夫人 难道兄弟之情不能给你一点更深的刺激吗？难道你衰老的血液里的爱火已经不再燃烧了吗？你是爱德华的七个儿子中的一个，你们兄弟七人，就像盛着他的神圣的血液的七个宝瓶，又像同一树根上茁长的七条美好的树枝；七人之中，有的因短命而枯萎，有的被命运所摧残，可是汤麦斯，我的亲爱的夫主，我的生命，我的葛罗斯脱，满盛着爱德华的神圣的血液的一个宝瓶，从他的最高贵的树根上茁长的一条繁茂的树枝，却被嫉妒的毒手击破，被凶徒的血斧斩断，倾尽了瓶中的宝液，凋落了枝头的茂叶。啊，刚脱！他的血也就是你的血；你和他同胞共体，同一的模型铸下了你们；虽然你还留着一口气活在世上，可是你的一部分生命已经跟着他死去了。你眼看着人家杀死你那不幸的兄弟，等于默许凶徒们谋害你的父亲，因为他的身上存留着你的父亲生前的遗范。不要说那是忍耐，刚脱；那是绝望。你容忍你的兄弟被人这样屠戮，等于把你自己的生命开放一条通路，向凶恶的暴徒指示杀害你的门径。在卑贱的人们中间我们所称为忍耐的，在尊贵者的

胸中就是冷血的懦怯。我应该怎么说呢？为了保卫你自己的生命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为我的葛罗斯脱复仇。

约翰·刚脱 这一场血案应该由上帝解决，因为促成他的死亡的祸首是上帝的代理人，一个受到圣恩膏沐的君主；要是他死非其罪，让上天平反他的冤屈吧，我是不能向上帝的使者举起愤怒的手臂来的。

葛罗斯脱公爵夫人 那么，唉！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声诉我的冤屈呢？

约翰·刚脱 向上帝声诉，他是寡妇的保卫者。

葛罗斯脱公爵夫人 好，那么我要向上帝声诉。再会吧，年老的刚脱。你到科文脱里去，瞧我的侄儿喜尔福特和凶狠的毛勃雷决斗；啊！但愿我丈夫的冤魂依附在喜尔福特的枪尖上，让它穿进了屠夫毛勃雷的胸中；万一刺而不中，愿毛勃雷的罪恶压住他的全身，使他那流汗的坐骑因不胜重负而把他掀翻地上，像一个卑怯的懦夫，匍匐在我的侄儿喜尔福特的足下！再会吧，年老的刚脱；你的已故的兄弟的妻子必须带着悲哀终结她的残生。

约翰·刚脱 弟妇，再会；我必须到科文脱里去。愿同样的幸运陪伴着你，跟随着我！

葛罗斯脱公爵夫人 可是还有一句话。悲哀落在地上，还会重新跳起，不是因为它的空虚，而是因为它的重量。我的谈话还没有开始，我就向你告别，因为悲哀虽然好像已经终止，它却永远不会完毕。替我向我的兄弟埃特门·约克致意。瞧！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一切。不，你不要就这样走了；虽然我只有这一句话，不要走得这样匆忙；我还要想起一些别的话来。请他——啊，什么？——赶快到普拉希看我一次。唉！善良的老约克到了那里，除了空旷的房屋，萧条的四壁，无人的仆舍，苔封的石级以外，还看得到什么？除了我的悲苦呻吟以外，还听得到什么欢迎的声音？所以替我向他致意；叫他不要到那里去，找寻那到处充斥着的悲哀。孤独地，孤独地我要饮恨而



死；我的流泪的眼睛向你作最后的决别。（各下。）

**第三场**      科文脱里附近旷地，设围场及御座；  
传令官等待立场侧

（司礼官及奥墨尔上。）

**司礼官**    奥墨尔大人，哈利·喜尔福特武装好了没有？

**奥墨尔**    是的，他已经装束齐整，恨不得立刻进场。

**司礼官**    诺福克公爵精神抖擞，勇气百倍，专等原告方面喇叭的召唤。

**奥墨尔**    那么决斗的双方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王上一到，就可以开始。

（喇叭奏花腔。理查王上，就御座；刚脱、布希、巴谷脱、格林及余人等随上，各自就座。喇叭高鸣，另一喇叭在内相应。被告毛勃雷穿甲胄上，一传令官前导。）

**理查二世**    **司礼官**，问一声那边的武士，他穿了甲胄到这儿来的原因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，按照法定的手续，叫他宣誓他的动机是正直的。

**司礼官**    凭着上帝的名义和国王的名义，说（出）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穿着武士的装束到这儿来，你要跟什么人决斗，你们的争端是什么。凭着你的武士的身分和你的誓言，从实说来；愿上天和你的勇气保卫你！

**汤麦斯·毛勃雷**    我是诺福克公爵汤麦斯·毛勃雷，遵照我所立下的不可毁弃的武士的誓言，到这儿来和控诉我的喜尔福特当面对质，向上帝、我的君王和他的后裔表白我的忠心和诚实；凭着上帝的恩惠和我这手臂的力量，我要一面洗刷我的荣誉，一面证明他是一个对上帝不敬、对君王不忠、对我不义的叛徒。我为正义而战斗，愿上天佑我！（就座。）

（喇叭高鸣；原告波林勃洛克穿甲胄上，一传令官前导。）

**理查二世**    **司礼官**，问一声那边穿着甲胄的武士，他是谁，为什么全副戎装到这儿来；按照我们法律上所规定的程序，叫他宣誓